

红枝串

韩映山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2151
1033
4

串枝红

韩映山中篇小说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串 枝 红

韩映山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375印张 2插页 191,000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73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22 定价：0.80元



风定犹闻碧玉香

——韩映山中篇小说集《串枝红》序

刘绍棠

三十年来，韩映山同志创作的小说，主要是从他的家乡白洋淀取材；他是一位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，一位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作家。

我和映山，从少年时代就搭伴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本是同根生。回头看我们的早期作品，不但有很多神似之处，而且有许多形似之处。经历了三十年的磨炼，我们的作品虽然已经各具特色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异曲同工。近年来，为重建和发展乡土文学，我们更是志同道合。

一九五一年暮春初夏时节，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到过白洋淀。白洋淀翠堤绿水，荷田苇巷，雁行鱼凫，柳林烟村，真是风景如画，人在画中。第二年，我读到映山的处女作，又象身临其境，呼吸着白洋淀的花香水气。后来，我见到映山本人，眉清目秀，温文尔雅，正是人如其文。我想，他的气质和文品，都得自白洋淀的水土的养育。

对于映山的人和文，我的评语是：秀气。

但是，我觉得映山对自己的作品的评语，更为恰如其分：“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，朴素地描绘了一些生活画面，如实地记录了一些常见的人物肖像。”“都是些小说式的‘散文’，散文式的‘小说’。”没有自大，也没有自卑，真正是不卑不亢的自知之明。

曾在同一门下学艺的我们这几个人里，映山长于散文。他把他的散文优势运用到小说创作中，便富有诗情画意，优美雅致；然而，也因此而在刻画人物的笔墨上轻淡了一些。

映山在艺术追求上很有主见，却也并不故步自封。这几年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中篇小说，正在扬其所长，补其所短，收入本书的《金喜鹊》《采菱村》《串枝红》《清风明月》等作品，跳出了他的一个新的高度。

从进入文学创作行列的那一天，映山就是个不轻浮、守本份的人。他不会趋炎附势，投机取巧，也不会观测气象，乘风而起。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三十年，不快也不慢，不歪也不斜，走的是正道，不曾误入歧途。我要说，映山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评价；然而，我相信，当文学评论中的看重实用而忽视艺术的积习得到扭转之后，映山的作品也必将得到公正的对待。

当然，我并不认为映山的创作水平可以到此为止，只待嘉奖，便功成名遂了。映山来日方长，创作也正方兴未艾，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。映山今后的作品，还需要开阔，需要充实，需要出新。白洋淀的历史和现实，题材丰富广大，映山的三十年笔耕，只不过开垦了一隅和表层，今后既要精耕细作，更要扩大面积，深入开掘。映山的艺术风格，也将

更加丰满和壮丽。这部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，可算映山创作道路上的过去与今后之间的路标。

我一边写这篇短序，一边深思映山的为人和小说，想起了鲁迅先生的《莲蓬人》一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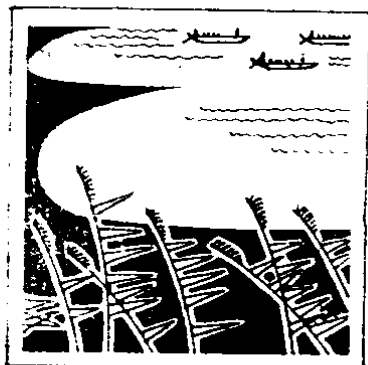
芰裳苕带处仙乡，
风定犹闻碧玉香。
鹭影不束秋瑟瑟，
苇花伴宿露泫泫。
扫除腻粉呈风骨，
褪却红妆学淡妆。
好向濂溪称净植，
莫随残叶堕寒塘。

录赠映山，也为本书写意。

1982年12月31日凌晨4时30分

目 录

序 言	刘绍棠
采 菱 村	(1)
串 枝 红	(113)
清 风 明 月	(167)
金 喜 鹊	(227)
后 记	(291)



采菱村

秋天的淀水格外清亮。大片大片的苇荡被秋风染成黄绿颜色，阳光一照，晶晶放亮。各种水鸟在苇塘里游荡，寻找吃食和嬉戏。在水禽中，水鸡儿是最灵性的，它常常浮在水皮儿上，伸着脖儿谛听审视各种动向。当它听到天空有一种嗡嗡的声响时，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，好大一会儿，才从远方露出头来。

这种嗡嗡声响，不光水鸡儿听到了，连正在苇塘边逮螃蟹的夏玉莲和辛水清也听到了。他们站在小船上，手搭凉棚，顺着嗡嗡的声音朝天上巡看，很快就看见有两架飞机低空盘旋过来，等飞到他们头顶上的时候，还能看见机上的红五星。它们为什么飞得这样低？

“准是撒传单来了！”立在船头上的夏玉莲挖掙着手儿说，“说不定又有什么好消息。”

双手扶棹的辛水清听了点头说：

“对，象是有好消息的样儿，我看见那驾驶员向咱们笑呢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你那眼那么尖？我怎么看不见呢！”玉莲轻轻笑了。

飞机飞到了他们的村庄，翅膀一歪，果然撒下一堆黑东西。随后，黑东西便变成一张张小纸片，飘飘悠悠，象断线的风筝一样落下来。他们听见村里人们一片欢呼声，大人小孩，争相抢捡。

“走，水清哥，咱们也去抢一份吧！”玉莲急急地说。

“叫它给咱这儿来一份儿！”水清摇着棹说，“它要撒下来，保准我能接住。”

玉莲笑了，弯着眉看了看水清那有点红黑的脸儿。自从十月间揪出“四人帮”以来，喜事一件接一件地传来，好象天空比过去蓝了，淀水比过去清了。水清的脸上象是被金秋的风扫去了愁云，变得红润光亮了，性格也由沉闷变得活泼了。但是，天上的阴云，并未完全散去，村子里还有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势力，水清的爹——辛老宽大伯还押在监狱里……玉莲想到这里，心情又沉重起来，她看见水清也在低着头沉思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

“快摇，水清哥，你看那传单，象只大蝴蝶，朝咱这儿飞来了！”玉莲想让水清高兴，就赶紧找了个话题。

水清也看见那张传单了，就急急摇船奔了过去。玉莲站在船头，伸着双手，踮着脚尖去抓那张传单。传单象故意引逗人似的，看看快要到手了，却又一飘，飘到别处去了。水

清忘了是在摇船，急忙推开棹也去抓传单，船儿一晃，玉莲没防备，一歪身子，“扑腾”掉到水里去了。水清赶紧伸手去拽她。玉莲格格笑着爬上船帮，红着脸，低着头，赶紧拧水湿的衣襟。水清咂着嘴儿说：

“抓传单，你干嘛跑到水里去？”

“你还说哩？谁叫你动作不消停点，把人家晃下水去，你倒卖乖！”玉莲撅着嘴，说话有些发抖。水清担心她冻着，要将自己的褂子脱下来，给玉莲披上。玉莲赶紧摆摆手儿说：

“不行，那你也会着凉的……”

“我里边还有一件衬衣呢！”水清说着，已把外衣扒下来，“我身子棒，一点也不怕凉。”他把外衣扔给玉莲，玉莲接在手里，感到衣服上还有水清的体温。她微微红着脸低头看看身上的湿衣裳，紧紧贴在突起的胸脯上，她想把它抻平，可怎么也抻不平，她觉得没法儿换，就又向水清说：

“咱们赶紧回家吧！你把船摇快点。”

水清明白玉莲的心思，就说：

“我把船儿摇到苇塘里，你把衣裳换上，要不，你会着凉的。”

玉莲只好依着他。她也感到，叫秋风一吹，冷得实在吃不住劲儿。

水清把小船摇进苇塘里，让密密的芦苇遮掩着，叫玉莲放心地换衣裳。

“你背过脸儿去。”玉莲红着脸说。

“我这不早背过去了！”水清笑了笑说，“你们女孩子

事儿就是多。”

玉莲看了看四周，又看看水清，就急急忙忙换起衣服来。

过了一刻，水清问：

“换好了呗？”

“没哩。”玉莲答。

又过了一刻，水清又问：

“我回过脸儿去啦！”

“等等。”玉莲忍住笑，其实她早已换好了，故意逗他呢。

水清真以为她还没换好，不敢回过头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玉莲吃吃地笑，这才大着胆子回过头去，看见玉莲穿着自己那对襟的外衣，比她原先的花褂子肥大多了，乍看，象个英俊的小伙子，只是那红润的脸盘，那象莲子一样乌黑的眼睛，那水光流滑的发辫，却依然透出姑娘妩媚的神态。

“暖和了吧？”水清看着玉莲笑。

玉莲偏一偏头，羞怯地说：

“暖和多了……”她亲热地轻轻地说，“水清哥，咱们快回家吧，出来工夫长了，娘又该说了。”

“咱们不再捉一会螃蟹了？”

玉莲看了看舱里那几只螃蟹，说：

“这几只也够吃一顿了，等晚上，咱们再捉吧！”

水清看看舱里那横脚爬叉的大螃蟹说：

“你看这边三个尖脐儿的，一个圆脐的，正好仨公一母

儿，活象‘四人帮’！”

玉莲笑了，催着水清快摇船。

二

回到村里，他们才知道那传单的内容是国务院发的布告，要让解放军负责收武器。凡是两派武斗时非法抢去的枪支弹药以及杀人凶器，务必尽快缴出，否则依法制裁……这消息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人们竞相传阅着，交谈着，盼望着解放军快快到来。这些年，人们吃够了武斗的苦头，一个村子，分成了两派、三派，一个家庭掰成了两半子，人跟人斗得象乌眼鸡。为派性打死打伤的，不下几十口，比战争年月死得还惨，这真是“史无前例”的大浩劫啊！

如今，人们多么盼望着，收缴了武器，根除了武斗，消除了派性，过过安生的日子呵！

水清和玉莲各要了一份传单，一边念着上边的条款一边往家走。

迎面走来了大个子申大篙，他腆胸扬脖，迈着一大高腿，走路象带着一股风，见了水清他们，放高嗓门儿说：

“哈哈，你们也看传单哪！这下可好了，解放军一来，把狗日的枪一收，看他们谁敢逞能！”

水清抬头看了看大篙，说：

“大篙叔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怕黄黑狼把您抓起来？”

申大篙一伸大拇指说：

“他敢。如今是咱们的天下了。这叫走马换将——他跑的那天夜里，我申大篙就回来了。”他拍拍敞着的紫铜色的胸脯说，“他狗日的有胆儿别跑哇！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跑了黑狼还有黑鼠……”他说着，眉泉拧成个疙瘩，烦躁地又问，“怎么老宽大哥还不回来？这才是正经八百的大冤案，回头我去找县委，亲自保他出来。”

水清刚想说什么，申大篙也不听，早闯闯地走了，一边走还一边大声地喊叫：

“哎！有枪的赶快交出来，别不觉孽儿！”

“我申大篙回来啦！黄黑狼跑啦！狼崽子们听着，你们有种的站出来，咱们看谁尻谁硬！”

……

玉莲回到家，赶紧躲进自己的屋子，把衣裳换好，把湿衣服洗了，晒在绳上。娘看见他们捉来的螃蟹，就问：

“去了这半天，就逮这么点，够谁吃呀？还把衣裳都弄湿了。”

玉莲吃吃地笑，不说什么。水清掐着那个圆脐的螃蟹说：

“这家伙可狡猾了，逮它的时候，它把爪子一收，口里吐沫沫装死，可是，你要一松手，它就又横行霸道起来。”他向玉莲娘说，“大婶儿，你点火吧！我去打酱油，顺便再买二两酒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咱们喝两口庆贺庆贺。”

夏大婶看着水清走出去，就去抱柴点火做饭。灶火映着她的脸，显得比以前光润多了，似乎也年轻了一些。她今年五十岁出头了，从三十多岁就守寡，丈夫在一九五八年因公牺

牲，身边只守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玉莲生活。日子过得是很艰难的。有谁能理解一个女人的种种苦楚呢？封建的道德观念，旧的习惯势力，在农村象条条绳索束缚着妇女们的身心。她谨小慎微地处世，看护着女儿成长。

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更使这母女俩明白：若不是新社会，有党的关怀和集体的照顾，她们母女可怎么生活。她们打心眼里感谢党，感谢党培养的好干部辛老宽啊！在那困难时期，也是她母女俩最难熬的几年，是辛老宽拖着浮肿的双腿，领导大家度过了艰苦的岁月。辛老宽成了人们的主心骨。到了一九六五年，人们刚从困难时期缓过一些元气，一场少见的自然灾害——飓风挟带着冰雹，砸毁了万顷良田，接着又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大风暴，把辛老宽等许多老干部打成“走资派”、“叛徒特务”。辛老宽的老婆被活活打死了。那黄鹤良，外号叫黄黑狼的人，却纠集一伙人，扯旗放炮，把权夺了。从此，采菱村便乌云遮天，黑风四起……他们把一些正直的人，关的关，押的押。把村里的集体财产，抢掠一空，挥霍殆尽。黄鹤良成了水乡一霸，盖起了“庄园”，雇上了打手，一出门，三四个保镖的围护，五六个美女陪随。上边有他的根子，下边有他的从人。他把人们用血汗种来的稻米，喂养的大鱼，成船成筐地给有权势人物送礼。被砸烂的公安、司法部门，成了他随便出入的场所。

他把辛老宽掐监入狱以后，还不死心，还要把他十几岁的儿子水清干掉。水清无处安身，只好躲藏在舅舅范一吉家。黄鹤良心黑手毒，连夜追查，把水清从草棚子里搜出来，给了一枪。黄鹤良满以为把他打死了，临走还扬言：谁

敢收尸就全家抄斩……舅舅吓破了胆，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这时夏家母女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冒着生命危险来给水清收尸，原来水清还活着，只伤了他一条腿。她们把水清抬回家去，给他包扎了伤口，藏在里屋炕洞养伤，就象当年看护八路军伤员那样照顾他。第二天，黄黑狼不见尸首，挨户搜查也没发现。揪出“四人帮”，黄黑狼畏罪潜逃，水清从夏家的地洞里钻出来，重新见天日。乡亲们把这件事，当作美谈传扬着，从心里敬佩夏家母女。

水清从供销社打回了酱油，交给夏大婶，就叉去剥蒜、切姜。玉莲这时坐在院里织席，她手儿灵巧地掀动苇篾子，发出唰唰的响声。水清看了一会儿问：

“你能织一架飞机吗？”

玉莲笑了笑说：

“不会。我会织一张传单，让它从空中飘下来。”

“你再织一位女孩子落在水里……”

玉莲红了红脸瞟他一眼，说：

“你打着织席是画画儿吗？我只能织一两个字。”

“织字也行。织什么字？”

“不告诉你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夏大婶一边洗螃蟹一边听他们对话，心里喜滋滋儿的。他们相处得很好，象是亲兄妹。可是，他们一年一年大了，闺女小子在一起，日子长了，会不会有些闲言碎语？有时，她想悄悄嘱咐嘱咐女儿，提醒她一下，可又怕伤了女儿纯洁的心。

锅里的水沸沸地开了，冒起了白色的蒸气。水清掐住一

只螃蟹，正往锅里放，忽听到一阵唧唧唧的声响，不象是飞机的声音，也不象是锅拖机的响声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

玉莲停止了编织，侧耳听了听说：

“这是小汽船的声音……”

“对，是汽船的声音！”

“走，咱们看看去！”说着，玉莲站起身，和水清向淀边跑去。

三

夏大婶住了火，也跟着人们来到淀边看汽船。只见岸边熙熙攘攘围了好多人，指手划脚地议论着：

“真快呀，飞机刚走，小汽船就来了！”

“解放军成立了收枪工作队，看哪个还敢不缴！”

“这下可好了，以前收过多少回枪，就是收不了！”

“这回也不见得能收净，他要是硬不缴呢！”

“不缴？”申大篙立在人群里，比一般人高出一头，如果把众人比作草帽，他就象草帽尖，“谁不缴试试，立即逮捕”。

人们正议论的时候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搭起跳板，排着队下船了。

申大篙迎上前去，自我介绍说：

“我叫申大篙，是原先的生产大队长，被打成了‘走资派’，黄黑狼把我赶跑了。如今我回来，他又跑了。眼下这村的领导班子还散着架，没人管事，我先支应几天，等老支

书出了狱，再由他管。哎，你们知道不？老支书多会儿出狱？”

收枪队的战士们摇摇头，一个带队的上点年岁的解放军说：

“申大篙同志，我们只是管收枪，老支书出狱的问题，可以找公安部门去解决。”

人们笑了，申大篙也笑了，说：

“行，管收枪就行，只要他们手里没了家伙，收拾他们就不费劲儿了。”他举起一只胳膊，扬一扬手说，“走，跟我先到队部，咱们好好谈谈。”回头又对玉莲说：“莲子，你给同志们烧点水，送到队部里来。”他叫过原先的大队会计阮木三，又吩咐，“你去给同志们派饭，找跟我们一个观点的户，把饭弄好点，要保证同志们的安全。”

申大篙领着解放军来到大队部。

大队部已经破烂不堪，窗玻璃被打碎了，门窗被人摘走了，屋子里的桌椅，缺胳膊少腿，一进屋，有一股子臭味。申大篙一看，墙根下有好几摊屎，不知是人屙的还是狗屙的。申大篙皱着眉头，不住地骂街。他觉得屋里实在没法呆。他有心把同志们领到自己家里，可自己家里也是被造反派弄得破狼破虎，他忽然看见阮木三溜溜瞅瞅走了进来，就说：

“木三，要不叫同志们到你家去吧，这些年，仗着你那混蛋小子，给你捞了不少油水，数你家过得还象个日子。”

阮木三没答声，脸上露出为难的样子，大概当着同志的面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就把申大篙叫到一边去，悄悄说了些什